



繆思風采

灣生滿生台生

● 林柏維*

最近一部紀錄片再度於網際間引起熱議，催動了許多人內心深處的傷感，之所以感懷，是因為彷彿也有一條共振的心弦被撥動了；《灣生回家》是田中實加所製作的金馬獎最佳紀錄片，首播於去年 10 月，日昨再於電視線上放映；放映當天我正好去了一趟美濃鍾理和紀念館，那共振的弦音似乎也存在於此。那弦音也在另外兩個紀錄片裡琤琮響過：《臺灣人在滿洲國》（余明珠導演，2013）、《目送 1949》（龍應台腳本，黃黎明導演，2009），三部紀錄片恰好分別記述著「灣生、滿生、台生」的歷史履痕。



圖片說明：《灣生回家》海報

* 林柏維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



圖片說明：《臺灣人在滿洲國》海報

那個時代，台灣人意味著什麼？

很多年前，司馬遼太郎的《台灣紀行》促使我們面對灣生這一存在的歷史事實；經由田中小姐的導引，在台灣出生、成長的日裔台灣人，他們怎麼也沒想過有被驅離家鄉的一天，其結局竟是在日本懷念故鄉台灣，那生命的歷程只有灣生自己最能理解，那苦悶、鬱卒也只能存藏於心，成為秘密。

那個時代，有許多人自以為來自唐山，那麼回到唐山就等同是回到故鄉吧！這認知下產生的政治取向常被稱之為「祖國意識」，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就是代表者，然而殘酷的歷史回應給林獻堂的卻是：「可憐家園付浮沈」，「廿年風雨負初心」，「底事異鄉長作客」，「太平何日度餘年？」終至不見容於祖國而選擇自我放逐於日本。

唐山認同使作家鍾理和自認是原鄉人，懷抱著這樣的理解回到滿州、北京，以為「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，才會停止沸騰！」然而他不知道歷史在他的身上早就印刻了另一標記：日本人；使他嘗到了〈白薯的悲哀〉：

「有一回，他們的一個孩子說要買國旗，於是就有人走來問他：『你是要買哪國的國旗？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！』」

「又有這樣子問他們的人；你們吃飽了日本飯了吧？又指著報紙上日本投降的消息給他們看，說：你們看了這個難受不難受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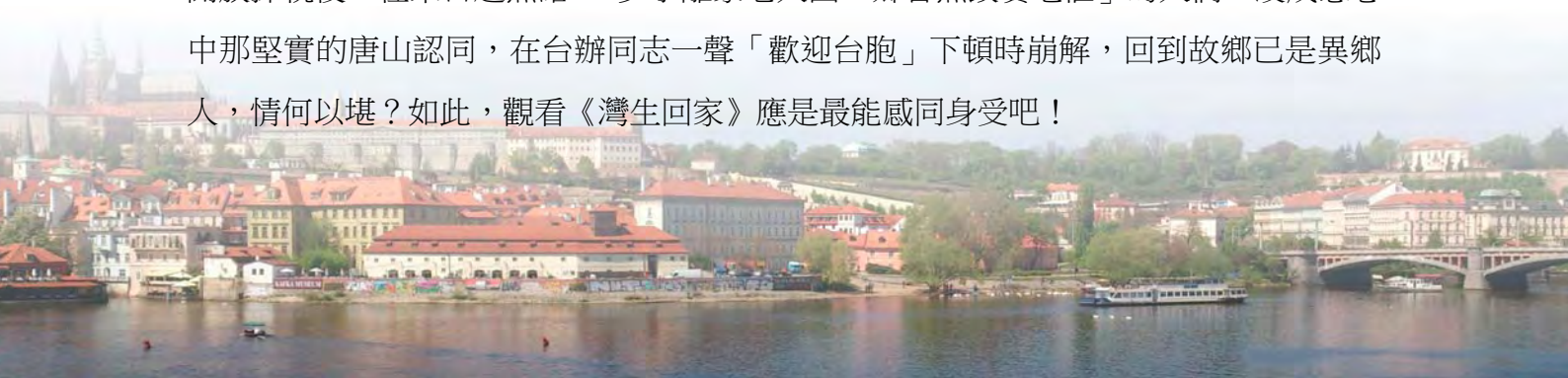
鍾理和遂在民族認同的矛盾下辭職；戰後，從〈祖國歸來〉。



圖片說明：鍾理和紀念館展覽室

後一個時代，台灣人意味著什麼？

百萬計的大陸人跟隨蔣先生來到台灣，由於兩岸長期的對立與隔絕，他們成為新移民，有的思念故鄉，哼唱〈岷江夜曲〉、〈今天不回家〉等歌曲解悶，大多數則逐漸落地生根，他們，尤其是他們的後代，從外省仔、芋仔蛻變為芋仔番薯的台灣人，從他們為第二代命名上可略窺端倪，有寄寓於莫忘家鄉者，如：曠湘霞（湖南省）、唐湘龍（湖南省）、齊豫與齊秦（松江省）；有標示台灣「製造」者，如：郭台銘（山西省）、龍應台（湖南省）、胡台麗（上海市）、黃鎮台（浙江省）、夏台鳳（浙江省）。兩岸開放探親後，往來日趨熱絡，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催」的人們，沒成想心中那堅實的唐山認同，在台辦同志一聲「歡迎台胞」下頓時崩解，回到故鄉已是異鄉人，情何以堪？如此，觀看《灣生回家》應是最能感同身受吧！



身分認同的認知、理解與自認、錯解，在那個時代及其後的時代，台灣這一塊島嶼上的人們有著迷惘與矛盾，飄落日本的灣生、流離於中國東北的滿生、定居於台灣的台生，他們的心靈深處其實都共振著一樣的旋律：我家在哪裡？然而歷史的洪流似乎從不給人們有喘息的空間，局勢變化詭譎莫測，昨是今非、今非昨是，難為黎民，無有遵循；於是，不同年代的歷史幽暗角落裡，總流瀉著想念家鄉的啜泣聲。

這個時代，台灣人又意味著什麼？外籍「兵團」（傭工、看護、新娘、留學生、白領、投資客）一波波湧進台灣，逐漸的，量變向質變偏移，新一代的台灣人出現了！那麼，這個時代，故鄉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？

